

《话说诸子百家》丛书

张
放
编著

话说孔子

话说孔子

话说老子

话说孔子

话说墨子

话说孟子

话说庄子

话说荀子

话说韩非子

话说兵家

话说杂家

话说纵横家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的话

“诸子百家”是我国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术流派的总称。“诸”是众多的意思；“子”是先秦时代一些人的自称或他称，类似于现代的“先生”一词。在这里，指学问高深、自成一家之言的大师和学者。据西汉至东汉时期一些古书记载，有先秦诸子 189 家，著作 4324 篇。这百多家“子”，又可分别归为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类，所以又称十家。但真正成为学术流派的只有九家，其中小说家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派，故后世又称“九流十家”。

当年，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者学术主张，互相争鸣，互相批判，一时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早期哲学、史学、文学、法学、军事学、天文学以及历法、占卜、星相、医药、方技等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受其深刻影响。它不仅是内容丰富、价值极高的精神文化宝藏，也是

凝聚和驱动中华民族的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人类的历史、文明、文化、传统和血脉的链条是不可割断的。没有民族的传统，就不会有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怎能不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不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呢？

为此，我们针对少年读者的特点，面对浩繁深奥的古籍，取精用弘，化繁为简，力求使这套书编得适合小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口味。

愿它能成为你的朋友。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无愧为“圣人”

孔子仍是“孔子”

孔

子是距今二千五百余年前的人了。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习惯将有美德、有学识的人尊称为“子”。在《论语》一书里，“子”是古人对自己老师的称呼。当然，“子”还兼用做美丽女子的简称，这就要看使用的场合了。大约正是为了便于区分吧，人们对那些杰出的、堪为人师的人稍后又加以“夫子”的敬称，所以如“孔夫子”“孟夫子”等称谓便代表了人们顶礼崇拜的心意。当然，“夫子”一词更直接地来自爱戴自己老师的学生们口中，故而“夫子”译作“老师”未尝不可。“子”也可作夫子的简称。只是我们须明白，堪称夫子的老师绝非泛泛，而是当时公认的优秀导师。这样，“孔子”二字所包含的意蕴就是“孔夫子”、孔姓优秀导师等义。

孔子的高材生颜渊当时曾深有感触地赞说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仍是「孔子」

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这一段深有感触、充满爱戴之情且如诗歌一样流畅悦耳的话语，千百年来真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弦，道出了多少人的同感与心声。纵然隔代不曾相见，但人间对于崇高伟大的景仰、折服之情却自始至终无异，这也就是杰出优秀的人物永远活在世人心中的道理了。

颜渊的话我们试以现代的语言翻译出来，便是这样——

“景仰他——多么高大；学习他——多么坚实；看着在前引导，不觉又在后督促。我们敬爱的老师啊，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教给我广博的文化知识，要求我具有美好的礼义修养，在人生进步的道路上永不能停留。我虽然尽力发挥我的才能，似乎有一些成绩了。但若要赶上老师，真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啊！”

孔子另一个能干的学生子贡，在别人论及他与老师时，也有一段巧妙形象的回答——

“比如是宫墙吧，我这堵墙只齐肩高，谁都可以看见墙里边的风景。而我们老师那堵墙呢高数丈，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入，就看不见里边庙堂的壮美，屋舍的丰富。能够入门的人或许不多啊。以我来比老师，这个比喻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与孔子同时的贤人，就不乏对孔子深刻的认识和由衷的赞美。孔子身后，人们的爱戴敬佩之情一样溢于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仍是「孔子」

言表，有增无减。如离孔子百余年的孟子，是公认发扬孔子思想最杰出的人物，他称孔子“圣之时者也”“集大成也者”，甚至在与人对答时带激情地说“天不生仲尼（孔子名字），万古如长夜”。这话虽然偏激，为后世神化孔子造成了不良因素，但我们对这些感情色彩浓厚的话语特别是诗意化的比喻本应做正确的理解。站在今天正确估价孔子的立场上，我们可知孟子的说法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否则，“万世师表”从何谈起呢？离孔子又三百余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写完他以生命血泪作代价的伟大著作《史记》《孔子世家》这一章后，也不由感慨系之，情不能遏地在后边写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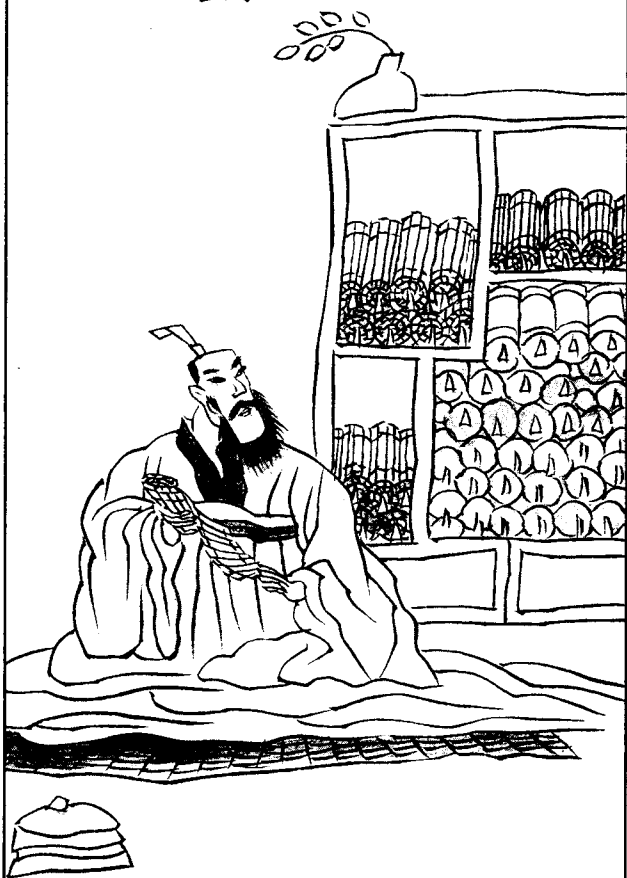
二千余年前太史公的这段话，我们不需要翻译，便能读懂，感受到他与颜渊一样充满了由衷之情。而且，更深刻，更具体，也更大胆！他说，帝王没有什么了不起，纵然是什么“圣明天子”，在世时荣华富贵，死后则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圣之时者也
集大成也者
孟子语



孔子仍是「孔子」

枯没无闻，于人世无损。而孔子呢，虽然是一个布衣老百姓，一代复一代，人们缅怀与学习夫子，引为楷模。而且自从孔子以后，我们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代表我国文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孔子倡导与丰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孔子的开导之功不可没，可谓是人杰中最值得纪念与赞扬的人物。司马迁用了“至圣”这个形容词。

须知在一个专制的时代，太史公说孔子真伟大，帝王真藐小，这是多么需要胆识、目光与锐志的话啊！司马迁真当得起人民赋予的“史圣”这一荣誉称号！

纵然是孟子，他的“偏激”也是建立在认知与胆识基础上的。他评孔子：“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

我们纵观历史，自孔子以后的历代仁人志士、智者、杰出人才，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孔子思想风范的启发与激励，没有一个不熟知孔子、熟读与孔子直接相关的书籍。纵然是“百家争鸣”时，有意或无意与孔子反对、乖离的人，如墨子、庄子、韩非子，他们的书中也充满了“孔子”。不管是想纠正孔子也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挥别意也好，甚至以孔子为批判对象也好，都无一例外受到孔子光芒的辐射，不能不多少有认同于孔子之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索性称他们为“孔墨”“儒道”“儒法”，认为是“殊途同归”，实质上其精华仍通向孔子学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仍是「孔子」

说,好比是一棵大树上长出来的分枝。他们万变不离其宗,道理实在也很简单,就是真理往往只有一个,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表率、主张等,已到达精湛、高深并相对的完美状态;既是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又是人间未来崇高理想的全面推出者,想轻易超越或改变他,谈何容易呢!也有如杨朱那样背离到提倡极端自私主张的人,但是,不仅他的学说不能为人赞扬,就是他的著述、言论也很快随风飘逝,几乎一点没有留存下来。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凡是有碍于人类健康文明美好的东西,谁愿意努力去保存,并能使之不朽呢?

回顾我们中国能见于记载的文化,就像追溯长江一样,孔子坚实地矗立在源头,思想艺术各个方面无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我们今天的行为规范、语言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多少一如既往,只是我们增加了现代人的内容。但这是发展,不是改变,更不是抛弃,也不可能抛弃。除非你不是一个中国人。其实纵然是外国人,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东南亚诸国不论,西洋各国也多对孔子有相当尊敬,将他看做比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更早几十年并与之齐名的先哲。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其实就孔子的仁爱、忠恕、勤奋、诚实等思想核心来说,那真是“大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合理学说,没有时空的限制。只不过各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不同,孔子更适宜于中国文化氛围,更易于为中国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仍是「孔子」

人所亲近、理解与景仰。

所以近现代的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近现代的伟人、智者,仍然是充分意识到孔子的不朽。即使是出于时代进步的需要,对孔子囿于历史局限的某些方面予以批判性的接收,但对作为整体的孔子学说,仍给予高度评价、充分尊敬。如毛泽东就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而著名的历史学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出入很大,在对孔子的首要地位与作用上,竟无不首肯赞同,表达了他们由衷的敬佩与深刻的灼见。现代的文、史、哲大师们发扬孔子精神,继承了儒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使孔子的伟大价值更广为人知。而在广大人民中间呢,则无论何时何地,孔子都深深扎根于心中,代表着仁爱、知识、礼尚,成为和平生活的号召,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尽管许多人并非知识分子,甚至不会读书,但你从他们的口头语言中,都会随时听到口口相传的孔子的声音;从他们朴实平和的行为中,都会看到君子风度的濡染。尽管生活中也不乏背信弃义的“小人”,甚至“德之贼”。但这些人永远受到鄙视,而最终被正义击败。

中国文化的繁衍不息、发扬光大,中国政治的统一不可分割,以及人民的团结进步与爱好和平,都和孔子的言传身教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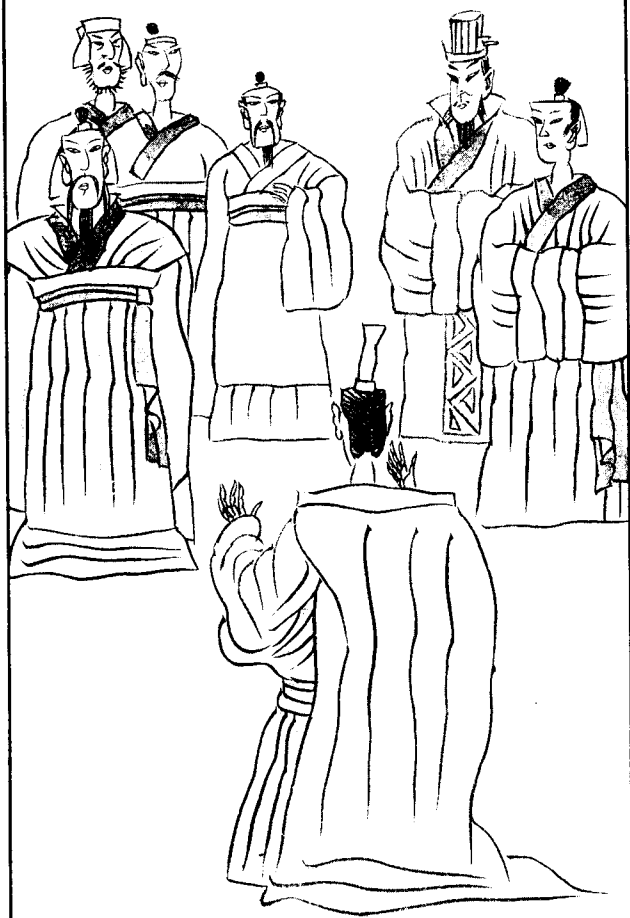


谜样的出身
卓越的经历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山高水长
世代景仰



孔子仍是「孔子」



奄奄一息且十分腐朽黑暗，以致仁人志士不得不见义勇为，慷慨杀身成仁起来发动革命！二十世纪前夕文学家鲁迅等人挺身而出指斥：“礼教吃人！”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这些都可视为对孔门恶行的彻底反击！实质上是向着光复孔子真实精神风貌而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扭曲和诋毁，其实当孔子在世时，就发生过了，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得好——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

子贡似乎有先见之明，他似乎预知了后来年代的风云。他那么崇敬、坚信、乐观，我们不能不佩服与同意他，因为他毕竟亲承孔子教诲、目击孔子的为人，比我们更十倍、百倍地知悉、了解孔子啊！

当然，孔子不容歪曲诋毁，并非孔子就不能分析批

